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祖弟湖

通子聰

道衡

聰子孝通

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

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益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

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

北史及傳卷三十四
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

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摠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

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
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
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
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
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
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
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
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
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入徵授大羽鎮將太常七年

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
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
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赫連氏將歸魏密報謹遂亦
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赫連氏將汾陰侯始光三年與
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旌剋
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
爲太守神嘉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
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
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

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
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
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
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
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
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
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
拔本名洪祚大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

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
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
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
陸真討反氏仇偃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
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
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兖州
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

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

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雋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麟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

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
秋分二卿裴延雋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詭詞
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
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
贈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
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
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

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
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
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
行臺薛脩義督乙千貴西度據楊氏壁與宗親
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
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
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
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
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

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
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
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
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
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
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
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
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
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

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
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
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
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
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主蕭察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
能擲擣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
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
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

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
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
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
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
著冠帶袍袴竝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
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
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
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

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
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
藉鎮撫揔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
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
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
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
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
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

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
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
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
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
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即遣主
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
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
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
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

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
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
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
薛公豐堯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
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
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
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
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

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軌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

道卒子筠獻知石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夔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夔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若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於夔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

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
墜井蓋小小耳萬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
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
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胃從祖弟濬字道贖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
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
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
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
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

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
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
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
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衰毀不覺
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
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
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
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

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
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
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
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
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
是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
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仃
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

翼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
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齋冊
書弔祭濟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濟初爲兒時
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
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
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
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
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

北史及傳卷二十四
十一
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
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
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
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主
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
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當世榮
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
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
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慄然加敬博覽墳
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
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
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
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
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
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
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

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

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畱其所坐榻

北史列傳卷三十四 十四
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
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
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
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
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察咸怪
止之但笑而不荅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
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
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

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
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
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
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貞外散騎侍郎
余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
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
帝旣幽崩元曄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
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
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竝

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蔡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啟傷感以侯爵旣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

之因使元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豎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王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芄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荅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

北史及傳卷三十四
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豪俊
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
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
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
荅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
史劉誕介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
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
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
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

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
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
爲右丞齊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
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
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
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
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
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介朱百萬之衆其
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

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屣呂延慶
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
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
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
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
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
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
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
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也且六郡良家之

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
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
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
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
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太昌
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
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
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
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

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
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
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
讓劔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
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
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
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
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
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
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
者竒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
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揚愔見而嗟賞授奉
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
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
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
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三
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

主客郎接對之緯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
稱美魏收曰傅緯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
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
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
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
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
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
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

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
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
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
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
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
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
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
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頴夜坐幕中謂曰
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

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彫牆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

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顏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

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

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

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
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
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
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頰乎付執法
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日與
帝赦之較家人具饌以備客來侯者及奏帝令
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
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

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
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
大文所有詩咏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
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
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
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
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
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
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溫字尼卿

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
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
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
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
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
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歷石郡太守知名於
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脩魏
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
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

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鹽池都將孝
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
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
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
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
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
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
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

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竝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竝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熙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

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

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
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
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竝友善
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
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
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
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
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

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
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
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
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
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
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
慎兄善又任工部竝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
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
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旣雜蠻夷

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
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
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
萌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
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
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
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
蠻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
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

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
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
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
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
侯父又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
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郟陽縣子廢帝
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
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

軍中謀略寘竝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
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
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
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
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
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
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三十餘卷行於世
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

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
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
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
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
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宥不拘時人未之竒
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
侍郎旣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
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

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駕勝達負才使氣未嘗
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
地非下身才不劣何不縈裾數參吏部愷曰世
胄躋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
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
安都擁徐充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
介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
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

相要屈與之抗禮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
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愷亦不介意普泰
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
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
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
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即除鎮
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
慰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
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

乎長高以燈言為然竝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
引燈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
東將軍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
燈為之頌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
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
持金餅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
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
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

而盈乎器為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
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
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燈
各為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今燈與盧辯檀
翦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
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
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
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胃以公平自命濟之孝悌

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
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
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
易名為繆斯豈虛哉寔愷竝學稱該博文擅彫
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
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世
之良選也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韓茂 北史三十七

皮豹子 北史三十七

封敕文 北史三十七

呂羅漢 北史三十七

孔伯恭 北史三十七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武安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日記

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万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

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
冠當世為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
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
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
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
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
為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
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

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
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
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
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
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
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人感受優復
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
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
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

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六謚康公十餘萬戶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為中散太
武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
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
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
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
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
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進
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

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
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
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
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
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
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
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
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

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
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
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
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
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
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
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
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
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

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
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
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
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
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
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成
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
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
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

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
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
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
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
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
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
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
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
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大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
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
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
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
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來年
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
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
滅之後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
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

公子承宗襲不盡刺流世太以妹陽平蓋曰恭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翼青二
州刺史關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
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
出為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
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
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
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
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

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固天水梁
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
設備賊乃退固會復攻城氏羌一萬屯南嶺休
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為固等形援
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固衆復推梁會為主安
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
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
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
嚴兵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

獸猶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
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
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略陽
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
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
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
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
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

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
皆就質焉慕穴心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
降道武賜爵和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
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
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
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
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
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為秦州司
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

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
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
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
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大武賜難當璽書
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
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為逆
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
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
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

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
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
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
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
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
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
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
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

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

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禧公等率眾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眾度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禧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

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於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

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

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曾生斷
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
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
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
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
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
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
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

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曾生在淮南貪
暴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曾生
與使赴闕當加任使曾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
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
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
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曾生曾賢等奔於關南
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
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

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
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
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荅不許
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
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
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
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
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為馬

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
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
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
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
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
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
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
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為內應所攜妻子竝亦
假安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

北史列傳卷二十五
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祖直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為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

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

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
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
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竝敗退帝乃遣康生馳
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
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
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為南青州
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
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
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

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
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
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
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驂
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
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
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
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
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

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儂次至康生乃爲力士儂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

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
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
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
為义所執鑊於門下至曉义不出令侍中黃門
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
斬刑難處絞刑义與剛竝在內矯詔決之康生
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
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
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

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票义意旨過至苦痛
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
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
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
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
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义令殺之康生於
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
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
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
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
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
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
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
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
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
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

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
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
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宣武
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
先入以功封安城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為東荆
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
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
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
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

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
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
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
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
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
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為
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
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為太尉長
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
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
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
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
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
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
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
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秉之初

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填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荊州刺史常縛藁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涪郡常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

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成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賢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

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
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
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
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曰天下豈
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
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武不敢苦追
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
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

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
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
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
摧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
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硤石
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
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允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
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
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

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

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驎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

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脇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賊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宮

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窋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

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斲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請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

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

北齊列傳卷二十五
二四
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為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夫朔

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果反於青州叔仁為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

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奚苟要戰之利僥倖擊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從弟安祖

莊伯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肅

裴文舉

裴仁基

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矣苟要戰之利僥倖鑿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從弟安祖

莊伯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
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
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
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
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
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
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
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
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

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高來聘以駿有才學
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
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
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
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
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
以孝聞二弟三妹竝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
方次第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
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

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

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為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

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

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公可梁知言曰敬憲其文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

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竝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

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人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

馬又領本色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埭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漑

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生簿鄺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雋從叔愛醜桃弓竝見稱

於鄉里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大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鑒字道徽性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

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

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
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儁從祖弟良
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
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
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
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
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
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
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

城人飢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
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贈吏
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
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
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
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
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
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
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

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
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
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
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尔朱
榮之死也世隆擁眾北度詔慶孫為大都督與
行臺源子恭率眾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
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
事者多相依附撫養成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
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

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
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儁從祖弟
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
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
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
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
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異功銘帝籍豈一郡
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

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

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_世選賓寮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

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

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

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為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為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元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

關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裴佗字元化河南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

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
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
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隕然有器望
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
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
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
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
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
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

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
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賄襚諸子皆遵行之
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
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
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
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
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
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

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
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
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
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
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
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
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
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
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

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
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
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
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
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
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
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為黃門侍郎或言其
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
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

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暮月之期
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久吏
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
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
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
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
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
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
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

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
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
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
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
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
皇甫和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
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
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
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

入據金墉以諷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
敗諷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
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
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
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
嘆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
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
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昭帝梓宮
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

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
人間無所預伐下日為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
太守次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
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
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
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
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
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
卿竝為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

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
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
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
矩最知名世其母亦矩字弘大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
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
達當資幹世之務矩於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為
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為定州總管
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

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
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
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
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
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
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
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

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

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障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

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稟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而復以春秋遞

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刑王及庶人

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項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

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踈勒度葱嶺又經錢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竝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竝西域之門戶也摠奏燉

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
汎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
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
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
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
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突厥可滅混
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
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
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

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
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
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
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
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
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
香奏樂歌儻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
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

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竝遣兵戍之每歲
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
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
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
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
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
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
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
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

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
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
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
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縣
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
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閒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
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
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
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

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
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
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
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
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
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
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
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
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

以本官領武貴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
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
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
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
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賊穢之響以
是為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
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
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
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

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與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

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知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

機唯願鑿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
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
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
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
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
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
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竒計也
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
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

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
竝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
也字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
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
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
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
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
祿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
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舊臣遇之甚厚

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

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刃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

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
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
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
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
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
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
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
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襄中郎本郡也後降
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

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
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
注封榆中男亮踈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
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
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亮三日不上省文宣
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
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
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荅云為宅中
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

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
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
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
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
為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
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
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
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

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
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
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
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羅蘭勇冠當時衆人莫
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
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
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
為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遷司農卿又
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劔

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

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

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

授都督同軌防兵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

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

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剋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前寬為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于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

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
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
明瞻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祭爛有裴
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
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
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
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
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

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
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
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
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
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
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
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
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
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

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
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
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
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
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

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
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
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

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
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
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
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
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
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
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
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
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

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
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
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
俠曰圖歡有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日至
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
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
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
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
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

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
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
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
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
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
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
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
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
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

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為丞相

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竝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竝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

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嵩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竝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
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
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
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
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
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
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

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
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
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頴天挺良才
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
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
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
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竝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

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為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于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

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城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摠管韋孝寬特

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

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
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
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
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
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
拜護軍後改授武貴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
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
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

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
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
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
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又
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
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
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
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
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

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
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
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
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
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
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
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
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
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

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竝驍勇深禮
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
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
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
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
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
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
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
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
不替其美延儔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
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
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
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
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
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
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
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

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
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
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
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
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非顯級
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畢眾敬

羊祉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

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

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

子深

弟子敦

孫肅烈

曾孫豹

族子景伯

玄孫彥謙

曾孫義雲

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

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竝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榭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榭弟道異亦以勲為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

次旣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
公安都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
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為平州
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為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
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
故大為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
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
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
之意宜在拯卹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為大司農

卿正始初除楊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
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初真度有女妓
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
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
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
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
本不厲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餌誘勝已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

曾
為之彌縫姿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
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
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
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練下
及廝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
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
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
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
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
生子文暈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暈
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
曜請崔氏與文暈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
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荅白曜許待歷城降當
卽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
文達詣白曜詐祗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
妻子文暈哭泣以爪髮為信文達回復經白曜
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

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負休
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
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
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
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
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
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
興二年卒文暉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
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

代帝曾幸方山文暉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
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
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
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
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
為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
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謚仕
燕位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

為東清河繹幕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
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生
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
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
從祖弟崇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
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為平遠
將軍與韓騏驎對為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
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
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

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
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墮常不
豐足畢眾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
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聞
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
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大城
戍主帶宗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
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為紹

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
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異以厭當之豹白紹
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
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令三
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
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
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而紹
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
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

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
風教脩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
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
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
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
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
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
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
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詢最知

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為叔豹所
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
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
惣及陳滅惣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
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
惣詩今見載惣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鞠
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
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
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

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
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基
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
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
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
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
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
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
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

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

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瞽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

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
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
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
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
觀者屬目頌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
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頌謂諸州總管
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
頌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
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

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
都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
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都州久無
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
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
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
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
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
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

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
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
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
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
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
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
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
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
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于紀則當原

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
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
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
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
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
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
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
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
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

士史列傳卷二十一
十一
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
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
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尔一
隅蜂扇螳聚揚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
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
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
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
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
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

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
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
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
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
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
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
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
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
於已非宜即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

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摠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

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摠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曆甫尔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誑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

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蹇
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
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
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
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
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
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
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為直
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
揖有識嘉之焯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
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
道守常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
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壘壘
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
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
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

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
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
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
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脩
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
知名雅澹之士彥謙竝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
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
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
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

上性多忌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
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
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
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勳庸贈徐州都督臨
淄縣公謚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
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
至庭中為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
太守後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

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
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
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䟽服終身景伯
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
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為
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
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
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
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

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
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
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
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暮不內御憂毀
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暮
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
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
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

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竝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尔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竝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胃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

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

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
言典該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為辯疑合成十
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
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後隸魏收脩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
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
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
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
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

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
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
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
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
義啓為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
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
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仕宋位太山太
守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遣

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

衆敬先已遣表謝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為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

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徵還
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
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
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
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
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
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
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
銀裝劍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

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
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
獵書史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俱為上賓賜爵
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
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
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
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
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為
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

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
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
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
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
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
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
公例降為侯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尺晉帶
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
昌侯例降為伯以本州中正為統軍隸邢巒討

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駱駱騎侍郎中書侍郎
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祖善撫邊清平有信
百姓稱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
刺史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為後襲爵義暢傾
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兗州大中正
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別封
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
別駕祖暉早有器幹為幽州刺史以全守勲封
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

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
賊宿勤明達所攻沒長子義勰襲爵齊受禪例
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陀兒少麤獷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
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
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
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
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
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

吏數而斬之因此銓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
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
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
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
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
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
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
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内外百官

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闍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闍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

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

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
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
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願
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
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
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
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
陳逆許接引八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
吹至於按部游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

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
而奏之為此元海漸踈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
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
將以自防實無佗意為人密啓及歸彥被擒又
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
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
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
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
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

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
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
家尤甚子姓僕隸怕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性
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為其著籠
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
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
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
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
之介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

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介乃
收捕擊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
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
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弟義
顯義攜性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
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
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
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衆敬弟衆愛隨兄歸
魏以勲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

謚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
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
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
義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義以為忠於已遷滄
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
為都督安樂王璽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
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如
故謚曰恭子祖彥字修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
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

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
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
當朝不乏榮貴但幃簿不修為時所鄙申纂者
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
舉室南奔家於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為兗州刺
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瑋之六世
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
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

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

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緝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又邊寧境實稱朝

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社誌以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岨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
狗下及出將臨州竝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
深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
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
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
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
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
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

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
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
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
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
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
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
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
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
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為二充行臺

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尔朱榮殺
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
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
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
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
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
免官普泰初為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
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

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
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
脩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
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
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
署深為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
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閭祭酒以學尚知
名乾明初為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為巡省大使

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
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為武德郡守社弟靈引
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書侍御史固辭彪頗
銜之及為三公郎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
免官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
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為愉長史以
相聞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
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
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兖州刺史謚曰

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
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
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
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
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
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
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
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兖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

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
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
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
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風好讀書
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為
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
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
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

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無所受天
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為稱
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
陽平境敕書褒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
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于家烈家傳
素業閨門脩飭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
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茲出家
為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
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世

為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
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
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
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
義雲之惟薄焉烈弟脩有才幹卒于尚書左丞
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侍郎卒
於隴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
事石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
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
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
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社剛酷之風得死為幸深
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殆時彥
也

